

42
37
22

準貴

身  
際辰

二月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洪武初  
社宗廟議分祭天地於南  
丘以大明夜明星太  
嶽五鎮四海四瀆從



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際辰

更定祀典

世宗嘉靖九年二月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洪武初  
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郊社宗廟議分祭天地於南  
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  
歲從夏至則祀地於方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

德祖而下四代各爲廟。廟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祀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太祖從之。行之十年。旱不時。多災異。太祖曰。天地猶父母也。況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乃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列朝仍之。至是給事中夏言上言。古者祀天於圓丘。祭地於方澤。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瘞於北郊。卽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至於一祖二宗之配。

享諸壇之從事。不於二至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疏入上方。以大禮志羣臣將大有更易。得之甚悅。賜言四品服。纒幣以旌其忠。夏四月。廷臣集議郊祀典禮。先是夏言疏見納。詹事霍韜嫉之。上言分郊爲紊朝政。亂祖制。帝置不問。爲復爲書遺言。甚言祖宗定制不可變。周禮爲王莽僞書。宋儒議論皆爲夢語。東西郊之說起自是而尤廟亦可更矣。言飛章并其書上之。帝怒下韜獄。於是中允廖道南上疏雜引周禮漢志唐六

典諸書以明我朝郊廟之禮皆所當議其畧曰我太祖高皇帝初年建圍丘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至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始命卽舊址爲壇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災異之應禮緣人情者也太宗遷都當時未有建白以復古制者禮樂百年而後興詎不信哉至於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九年十月

改建太廟乃比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累朝衣冠於神座而祀之於是始以功臣配享矣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凡日於東郊朞月於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聖祖初制兆鬯丘於南郊以祀天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尊聖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於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禮兆天明於東郊兆夜明於西郊以法周人朝日

糸事本末 卷五十一 三  
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禘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  
臣於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疏入下  
禮臣議賚善蔡昂脩撰倫以訓姚涑祭酒許詔學士  
張潮編脩歐陽德給事中陳侃趙廷瑞御史陳講譚  
續皆以合祀爲宜而涑言猶切夏言復疏申明祀享  
之議曰周人以后稷配天於郊以文王配帝於明堂  
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宜奉太祖配  
天於園丘所以尊太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所  
以尊太宗於是復會羣臣集議右都御史汪鉉編脩

程文德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李循義等八十二人皆  
主分祀大學士張璠董玘聞淵等八十四人亦主分  
祀而謂成憲不可輕改時謫不可更作尚書李瓚編  
脩王教給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鰲柯喬等  
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爲方丘尚書方  
獻夫李承勳詹事霍韜魏校編脩徐階郎中李默王  
道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爲非英國公張  
崙等一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帝命再議於是張璠  
璠引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明分祀

之是名曰郊祀考議上之又疏言太祖太宗分配未當帝然其郊議疏言不報尚書方獻夫詹事霍韜亦上言前主合祀非是帝不問尋復韜職五月初建四郊羣臣議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園丘於南郊其北爲皇穹宇建方丘於北郊其南爲皇祇室作朝日壇於東郊冬月壇於西郊秋七月罷姚廣孝配享太廟移祀於大興隆寺從禮部尚書李時之請也罷列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命立帝王廟於京師初立文華殿聖師之祭奉皇帝伏羲氏神

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凡歲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皇帝皮弁登拜跪行奠禮冬十月正孔子祀典易木主及服正從祀諸賢洪武初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畧曰世之言禮者皆出於孔子不以禮祀孔子褻祀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向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意矣

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王大夫束帛。士結茅爲菹。無像設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士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燭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蕪代之。非簡乎。古者郊廟祭饗。皆設庭燎。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瀆乎。古之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氏。書有伏生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

州惟配顏子。今以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附世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回參。假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輕重。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漢魏律所制大成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古者釋奠。釋菜名

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得行之可乎。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并降味乎左右。更僕不可盡。昔者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

淪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取當時左右贊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醴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不果用。天順間林鶚知蘓州。時蘓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加以脩飾。鶚曰。聖像非古也。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像疑之。鶚曰。此土耳其聖賢耶。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



賢皆爲木主然其他郡縣如故也至是上因纂祀典  
議成諭大學士張璠凡雲雨風雷之祀以及先聖先  
師祀典俱當以次纂入璠曰奏孔子祀典自唐宋以  
來未有得其正者臣謹採今昔儒臣議上聖明垂覽  
以爲百世永遵之典一謚號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  
子曰褒成宣聖公唐玄宗追謚爲文宣王元武宗加  
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平卒哀公諱之子貢  
以爲非禮平帝始封謚蓋新莽以文其好也國初大  
學士吳沆孔子封王辨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

者春秋列國僭王則黜之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  
而謚之可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也者  
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  
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降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  
布政夏寅曰唐元宗開元旣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尊  
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謚孔子不得而缺豈可以李林  
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程乎祭酒丘濬曰自漢  
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至開元加以文文者經天  
緯地者也若夫宣之爲言謚法之美不過聖善周聞

而已。何足爲聖人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未聞有喻  
言者。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加此於  
至聖文宣王之上。於聖德無謂也。一章服。唐玄宗開  
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  
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  
旒。服九章。徽宗崇寧開始詔冕用十二旒。袞服九章。  
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  
熹曰。宣聖之設像。非古也。洪武間創南京太學。止用  
神主。不設像。今國子監有設像者。仍元之舊也。丘濬

曰。塑像之設。自佛教入中國始。李元瓘言。顏子立侍  
則像在。唐前已有之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  
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祀聖人法也。後世化  
其道而爲之。長短豐瘠。郡異縣殊。非神而明之之道  
也。一籩豆樂舞。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九宮舞。用  
八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簠全。豆十。  
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  
六佾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祭酒章懋及夏寅皆非。  
之以爲十二。籩豆八佾。惟大學可行。天子所自祭也。

郡縣皆行之祭禮僭矣夫孔子不觀魯僭王之禮寧  
自蹈非禮之祀哉一配享唐貞觀間始詔顏回配享  
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  
邁曰自唐以來以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廟堂上  
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次然顏子  
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其何以安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  
叔梁紇居中南面祀國公顏無由萊蕪侯曾點泗大  
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侑食西嚮弘治時謝鐸程敏

政俱是之敏政又以程子之父珦朱子之父松請珦  
不附王安石新法松不附秦檜和議其歷官行已足  
述也一從祀程敏政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  
丘明等二十七人從祀孔子廟庭而并及馬融等臣  
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  
太守以貪濁免髡徙朔方又爲梁冀草奏殺李固作  
西第頌美之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  
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所著洪範五行傳  
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附會圖讖

致通顯不脩小節蓋左道亂正之人也王弼何晏倡  
清談所誑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寃晉室之亂以爲  
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  
周王魯又誑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  
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守多不法何武劾之而免及  
爲博士毀武於朝子賓客爲盜繫獄武平心決之得  
不死則又造武謝王肅仕魏封蘭陵侯乃以女適司  
馬昭又爲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毋丘儉濟其惡杜預  
守襄陽數饋遺洛中貴要伐吳因斫瘦之議盡殺江

陵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皆當罷黜  
而議者謂訃守其遺經轉相授受臣竊以爲不然夫  
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  
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  
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融等不過訓  
詁釋章句而已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  
雖若無過然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未能明聖學也  
臣愚乞罷戴聖等八人祀鄭衆等五人祀於鄉后蒼  
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禮禮記賴以傳乞

加封爵與左丘明等至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者顏回而下六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所畫多蘧瑗林放申枨三人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朝廷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甚無謂且公伯寮乃聖門之蝨虺而孔子稱瑗爲夫子家語史記林放俱不在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字畫相近之誤臣愚以爲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等五人宜

罷其祀而瑗放者各祀於其鄉又洪武三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請黜楊雄進董仲舒高皇帝納其言行之然苟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宜并况黜之其尚可議者則隋之王通宋之胡瑗也先儒以通爲僭經而瑗亦少論著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粹處殆非苟楊所及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亦宜加封爵使得從祀學官臣按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採而弘治初禮官沮格不行

同時謝鐸請祀楊時罷吳澄舉人桂萼亦請祀蔡元  
定以爲律呂大衍諸書俱有功於性理又授其子皇  
極鉅數此亦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所著本論  
有明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孔子五百  
餘年而得韓愈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夫韓  
愈旣以從祀歐陽脩豈可缺哉疏入上命禮部會翰  
林諸臣議編脩徐階上言天子王祀孔子承襲已久  
一旦不王衆人愚昧將妄加臆度以爲陛下奪孔子  
王爵易惑難曉且天子像祀孔子袞冕章服顯然王

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杖履猶加珍  
惜况先聖之遺像乎國家廟祀孔子宮墻之制下天  
子一等樂舞邊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籥蓋猶諸侯  
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瞽葵宮殺樂以應禮文  
恐妨太祖之初制矣帝覽疏不憚出階爲延平府推  
官帝乃自著正孔子祀典說頒賜羣臣總復爲孔子  
祀典或問上之上嘉焉衆議乃定於是改大成至聖  
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  
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

僕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棖申黨一人存棖  
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苟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遯瑗鄭玄盧  
植鄭衆服虔范甯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  
脩又以行人薛侃議併進陸九淵從祀而別祀啓聖  
公叔梁紇以顏無由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蔡  
元定從祀焉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 十一月巳酉  
初有事於南郊先是上命製圓丘祀器金爐玉爵錦  
幕圭璧及鐘磬賁鼓諸樂器既成陳於文華殿召大

學士張璠閱視是日帝親祀於圜丘奉太祖西向  
各駢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八佾從祀四大明  
夜各駢牛一恒星五曜羣星及雲雨風雷師各牛一  
羊一豕一明日布詔天下頒恩錫於庶官布寬恤於  
小民 大學士張璠言頃者生員李時颺疏請舉祀  
郊禘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於禘孔子之  
生亦禱於尼山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  
萬年永錫祚胤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  
皆祖考之錫福也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

嗣續之誠告於太廟世廟以祈祖考之祐慰聖母之心上嘉其請擇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充祈嗣醮壇監禮使

十年春正月乙未特享太廟正太祖南向位初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官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於羣廟三時各祭於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各祭於中室仍序昭穆如初罷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脩憲宗將耐用禮官儀祧懿祖孝宗祔祧熙祖武宗祔祧仁祖

德祖不祧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帝諭張孚敬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羣廟於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並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於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於崇先殿庶祭義明而萬世可行也邪論勿惑卽會李時議上或咨妄言以助之孚敬唯唯如論議聞帝從之乃命祠官於廟中設纒如九廟狀奉太祖南向羣宗遞遷就室各南



向特享之始退德祖於祫殿不復預時享矣。禘穀於大祀殿初帝以孟春上辛行祈穀於大祀殿祭皇天上帝用騂犢一蒼玉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奉太祖太宗配享夏言建議二郊奉太祖配祈穀奉太宗配張孚敬以爲不可留中不下言又疏請帝謂羣臣違君悖禮切責之乃命祈穀太祖太宗並配二郊專奉太祖焉已而驚蟄始祈穀命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乃命輔臣及禮官集議已而兼問大雩秋報諸禮命五品官亦與議

焉侍讀學士夏言上言惟天子有禘故立始祖之廟則有世系可考者十世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爲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祖之廟乎我祖宗之有天下以德祖爲始祖百有六十餘年尊享太廟之祭今又定爲大禘統羣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祭又可復尊祖德乎身爲始祖而又爲始祖之自出恐無是禮也三代而下必欲如夏商之禘黃帝帝嚳則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則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爲也臣愚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太

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疏入帝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爲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大學士孚敬曰言虛位者失之幻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爲當李承勛等皆以爲然夏言復抗疏折其非是已而帝竟從言議定以丙辛年孟夏行大禘禮於太廟凡祭先一日令中書官書神牌於太廟曰皇初始帝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帝又欲於奉天殿行秋報禮中陛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於大祀殿奉文皇帝配大雩宜於郊兆傷爲壇孟夏後雩祭帝謂孟春上辛旣

行祥穀禮若春夏雨暘以時則雩祭代攝否則躬祀秋報禮姑寢不舉二月庚辰初朝日是日春分初行朝日禮於東郊大牢一用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三月建大神殿於南郊初南郊撤屋爲壇祭之奉上帝神牌圜丘上配以太祖旣祭而神牌莫知所藏帝命建大神殿以藏之帝又念舊存齋宮在圜丘北是踞視圜丘也欲改建於丘之東南夏言言向者大神殿之建乃陛下竭誠事天此制爲可若更起齋宮圜丘之傍似於古人掃地之意未爲允協且秦漢

以來並無管室者質誠尊天不自封樹以明謙恭之意故惟大次之設爲合古典陛下前日考摠精詳豈今偶未之思耶伏望齋宮寢建以仰荅太靈帝執可遂建土穀祗先蠶壇於西苑初議皇后親蠶於北郊自夏言首發之至是帝召張孚敬李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乃併建先蠶壇於神壽宮側而毀北郊蠶室焉五月壬子初有事於北郊是日夏至帝祀地於方澤用騂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翊聖神烈山

爲一五鎮及天壽紀德山爲一四海四瀆爲二各太牢一八月癸未初夕月祭於西郊如朝日祭東郊十一年夏四月初營九廟帝御文華殿東室召大學士李時翟鑾禮部尚書夏言議復古七廟制其太廟寢祧俱存舊弗撤惟度地分建羣廟不決而退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及御札曾及其名者三帝悅下禮臣議夏言上言昔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爲都宮內

叙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異地不合都宮不叙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爲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魏晉唐宋皆然我太祖初立四親廟始爲近古後改建太廟又用明帝之制皇上帝大盥祀典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翰札召論者屢矣第太廟南近宮墻東邇世廟西阻前廟地勢有限垣外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列六廟卽盡闕其地猶不能容欲稍減規制則太廟嵬然而羣廟湫溢於義未安卽使廟成皇上冠冕佩玉循紆曲之途遍列羣廟而奠獻之日亦

不足矣議者謂羣廟可攝皇上仁孝誠敬可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而不一至羣廟乎丘濬謂宜間日祭一廟自十四日而遍此蓋無據而強爲之說也馬端臨曰後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來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蓋昭穆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相及則紊矣故東都以來同堂異室未可盡非也帝曰朕於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獨太廟之禮未能復古可乎今太廟堂寢俱有定制不必更移其昭穆廟次卽會官相度地勢奏聞於是

言惶懼謝罪請先詣太廟旁量定地勢審度方位以聞帝從之乃撤故廟改建新宮太祖居中昭穆各三廟成祖廟在六廟之上諸廟合爲都宮廟各有殿殿後有寢藏至太廟寢後別有祧寢藏祧至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相向內門殿寢皆南向

十三年三月帝視太學釋奠先師帝以孔子改稱先師服皮弁服謁拜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樂三奏文舞八佾從祀及啓聖分奠用酒脯已視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

六月南京

太廟災夏言上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陛下建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也帝喜令亟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復建遺址築周垣焉時祀并入南京奉先殿蓋失鎬洛遺意矣

十四年二月初建九廟先是夏言請定七廟額謂陛下復古廟制正太祖南向位則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太宗功德隆赫特建百世不遷之廟宜曰文祖世室在三昭上仁宗宣宗各爲昭穆第一廟英宗憲宗爲

昭穆第一廟、孝宗武宗爲昭穆第二廟、則萬世不刊之制也。帝從之。

十五年二月，纂脩祀儀成。自天地日月神祇帝王社稷及禘祫先師先農諸祀，悉爲分類成書，首冠祀壇圖制及宸諭詩歌，中書禮儀禮器樂舞樂章，末附諸王表箋羣臣疏頌。於是侍讀學士廖道南撰禋頌九章以獻。五月，建慈慶慈寧宮，黜禁中佛像。時帝欲除去禁中釋殿，以其地奉建慈慶慈寧二宮，命廷臣議。僉以爲可。帝卽命撤之。召李時夏言入視大善殿。

見金範佛像不下千百，俱命銷毀。其凡案懸鍍金函藏貯尚多，佛骨佛牙諸物言退上疏，力請焚瘞。帝從之。於是禁中邪穢，逆斥殆盡。六月，勅祀姜源后稷於武功。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夏言據程頤議爲請也。十二月，九廟成。詔天下帝乃定五年一禘，祀皇初祖於太廟，以太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於羣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冬大禘於太廟。皇帝考獻皇帝止舉時祀。

十七年秋九月，奉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帝考獻皇帝

為睿宗配上帝

詳大禮議

十一月薦大號於天改昊天

上帝稱皇天上帝

二十年夏四月辛酉九廟災

詳大禮議

二十四年夏六月撤元世祖廟祀及其侑饗木黎華

等五人從給事中陳裴議也

秋七月太廟成復同

堂異室之制

穆宗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卽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於仲春不無煩數宜罷祈穀於先農壇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惟四郊如舊

谷應泰曰漢制近古然禮制缺焉唐祖李昉宋

祀靈應禮官式微愈彰誣褻明初宋濂諸臣講

禮或行頗多釐正高祖喜簡易不見採擇豈禮

樂必百年後興歟後世謹守故府學士大夫莫

敢辨難世宗自大禮議慨然有更定制作之思

而諸臣紛紛言祀事矣嘉靖九年二月議郊社

禮冬十月議孔子禮十一月有事南郊十年春

正月享太廟議禘禮二月祈穀議禘行朝日禮

建土穀先蠶壇五月有事北郊八月行夕月禮

十三年四月視太學行釋奠禮十四年二月建  
九廟十七年五月議明堂秋饗禮九月祔獻皇  
帝加睿宗配祀上帝嗚呼盛哉至尊莫大於天  
地至親莫大於祖宗教天下莫大於孔子養天  
下莫大於土穀尊天地故有郊社郊壇於南社  
壇於北本其氣也日月風雷山海嶽瀆隨焉從  
其類也配以太祖明受命也秋復饗於玄極殿  
報其功也秋則配於太宗告成功也晚易睿宗  
昵於私已親祖宗故有太廟太廟七太祖三昭

三穆也文世室一別祀成祖不敢祧也立春特  
享三時合享勤時祭也季冬大禘萃渙也五年  
一禘設皇初祖或配於太祖追本報遠也德祖  
祧矣禘宜用德祖焉虛設皇初祖位泥古而誣  
者也黜德祖若羣帝然嫌高帝已教天下故祀  
孔子孔子加封自漢平帝始也王拜於帝借已  
稱先師禮也廟祀設像自唐開元始也其襲已  
甚易木主禮也八佾十二豆簋自宋徽宗始也  
祭用生祿太學仍之郡國減等禮也帝釋奠舞



六。僧。謬。已。從。祀。四。聖。七。十。二。賢。矣。曾。黜。顏。略。退。食。廡。下。子。先。父。食。改。附。啓。聖。禮。也。刪。申。黨。黜。公。伯。寮。等。十。三。人。改。遊。瓊。等。七。人。進。后。蒼。等。五。人。考。証。班。班。勿。僭。勿。黷。禮。也。養。天。下。故。祀。土。穀。祈。穀。於。太。祀。殿。用。人。道。也。配。以。太。祖。太。宗。有。天。下。之。主。也。遷。齋。室。於。西。苑。申。內。禁。也。土。穀。壇。亦。遷。焉。非。其。類。已。帝。採。稽。典。聞。精。思。禋。祀。進。退。羣。心。斟酌。美。倫。庶。幾。一。代。之。典。亦。十。世。可。知。之。故。也。

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辰

世宗崇道教

嘉靖元年春三月簿錄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財資及玄明宮佛像毀括金屑一千餘悉給商以償宿逋齊瑞竹正德間賜玉璽書金印賞資無算至是從工部侍郎趙璜言也禮部郎中屠坦發檄徧查京師諸

淫祠悉拆毀之。七月帝漸興寺觀崇奉諸教汪珊疏言十漸其三言議復諸不經淫寺觀非初罷之意章下所司

二年夏四月暖殿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乾清諸處各建醮連日夜不絕又命內監十餘人習經教于宮中賞賚不貲大學士楊廷和九卿喬宇等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給事中周瑯張嵩張汝安盤等交章劾文乞置重典俱不報。閏四月停齋祀時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祿見正德十六年以來宮中自

而膳外少有所取邇者禱祀繁典制用漸廣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殿至於五花宮西暖閣東次閣亦各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虛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為甚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鏡之餘黨曩以欺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陛下急誅之遠之可也伏願改西天殿為寶訓殿以貯祖宗御製諸書西番殿為古訓殿以貯五經子史諸書漢經殿為聽納殿以貯諸臣

奏疏。選內臣謹畏者司其筦鑰。陛下經筵之暇。遊息其中。則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帝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

五年。以道士邵元節爲真人。吳尚禮爲左至靈。

七年春正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宮寢之中。非祀天之所。每日拜祝。恐勞且褻。請已之。報聞。

十年十一月。遣行人召大學士張孚敬還朝。建祈嗣醮。欽安殿。以禮部尚書夏言充醮壇監禮使。侍郎湛若水。顧鼎臣充迎嗣導引官。文武大臣。每日進香。

親行初終兩日禮。

十一年冬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斥汪鋐郭勛之奸。乞罷工作。禱祀上怒。收繫械。訊瀕死。謫戍。

十三年五月。上御重華殿。召大學士張孚敬。武定侯郭勛等五人入觀祀天青爵。作紀樂同遊詩。

十四年夏四月。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請順天心。絕異端。勅禮部尚書夏言覆奏。改僧錄司于大隆善寺。僧徒還俗者聽。併移姚廣孝神位。廣孝神位。帝更定祀典。撤太廟配享。移入興隆寺者也。

十五年春正月，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賜玉帶冠服，元節與安人仙源范文泰見而奇之，授以龍圖龜範之秘。嘉靖初，徵入京，召對便殿，首以真教主靜之說進，帝嘉納之，已為禱雪，輒應命為致一真人，領金錄醮事，給王金銀象印各一，會帝有事南郊，召元節分獻風雷靈雨壇，預冥奉天殿，班二品，并封其師為真人，勅建真人府，都城西落成，命夏言作記刻之。庭歲給祿一百石，遣緹騎四十人充掃除役，贈田三十頃，蠲其租徭，至是寵待益隆。夏四月，詔求紅黃玉。

以禮神。十月，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時帝欲除去釋殿，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視大服，于善殿有金鑄象神鬼淫褻之狀，又金面玉匣藏貯佛首佛牙之類，及支離鬼偶凡萬三千餘斤，言退上疏力請瘞之中野，不得瀆留宮禁。帝曰：朕思此類智者以為邪穢而不欲觀，愚民無知必以奇異奉之，雖瘞中野必有竊發以惑民者，其燬之通衢，永除之。于是禁中邪穢，進斥殆盡。十一月，大修金錄醮于立極殿，七日夜，以謝備祥，以大臣為上香。

監禮迎嗣引導等使如舊。十二月，以皇嗣生錄致一真人邵元節禱祀功，加授禮部尚書，給一品服俸，賜白金文綺寶冠法服貂裘，授其徒邵啓爲等祿秩。有差，先是上命中使卽貴溪山中建仙源宮，旣成，元節乞暫還山，已而帝遣錦衣于戶孫經往趨起之，舟至潞河，命中使迎入，賜彩蟒衣，併闡教輔國玉印。時帝以祈嗣設醮，旦夕有雲氣見于圻壇，上大悅。越三日，皇子生，遂有是命。

十七年，命建金籙大齋于內皇壇，白鶴遶壇，卿雲捧

日，賞賚天師張彥頤有加。嘉靖初，彥頤入賀，上賜問以清心寡慾，對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遂留京邸。旣而請還山，上遣行人持詔召之，稱卿不名，宅燬爲作治，給事中黃臣諫曰：昔者樂巴郭憲喫酒止火，彥頤宅燬，陛下又安用治之？上不從。彥頤尋卒，詔如列侯例，賜卹典。天師永緒上所命名也。

十八年八月，致一真人邵元節死，時上躬視顯陵，元節留京師，一日晨起，召其徒語之曰：我殆將逝矣，安

得走行在一見皇帝言未既卒帝駐蹕裕州聞之勅  
手詔勅行在禮部贈謚命中官錦衣護其喪喪還勅  
有司營葬卹典如伯爵例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  
保國宣教高士典真一名仲文黃岡人少爲縣掾喜  
神仙方術嘗授符術羅田萬玉山而邵元節徵時亦  
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授遼東庫大使秩滿至京  
師時元節貴幸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宮中黑書  
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文代已試宮中稍能絕妖  
龍異之至是屢駕南巡至衛輝白晝有旋風繞駕

不散帝以問仲文對曰當火遣仲文禳之仲文曰火  
終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無  
算錦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竟無恙明日勅行在吏  
部授仲文是職給誥印許携其家于官九月上諭  
輔臣曰朕欲命東宮監國朕靜攝一二年然後親政  
太僕卿楊最上言聖諭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夫  
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可以成仙以不易  
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  
智不知學哉孔子謂老子猶龍龍即仙也孔子非不

知老子之爲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易得哉。臣聞皇  
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犬馬之誠。惟望端  
拱穆清。恭默思道。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而即  
仙。不期壽而自壽。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足以傷元  
氣。不可信也。帝覽之。大怒。逮繫鎮撫司考訊。久之。死  
獄中。

十九年春正月。上疾不朝。拜天玄極殿。二月。建宮祈  
禳三日。八月。萬壽聖節。建三晝夜醮。告天玄極殿。  
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爲金銀。因以所化

銀器進。上大悅。曰。殆天授也。因授朝用紫府宣忠高  
士。薦其器于太廟。加勛祿米百石。十一月。進陶仲  
文爲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事。尋加少保禮部尚書。  
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二十年春正月。逮繫御史楊爵。下詔獄。爵上言曰。君  
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今饑民顛連無  
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重委部臣。遠  
建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腹民膏血。民何以得其所哉。  
執左道以惑衆。聖主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廷苑。

金紫赤綬。賞及方術。保傳之位。坐而論道。非極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貴。而昇之。迂怪之徒。名器之濫。至此極矣。陛下以天縱之聖。爲上天元子。若遠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此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福哉。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卽死。近日羅洪先等。以言罷黜。國體治道所損實多。臣恐忠義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遠于萬里矣。噫。

入。帝大怒。命鎮撫司長繫之。

二十二年春二月。段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黃白術。結郭勛。干進。久之。技窮。勛有罪。繫獄。勝索勛賂。捶死勛家。廝役張瀾。復上疏瀆奏。帝怒。收送法司論死。官婢楊金英等謀弒伏誅。帝曰。朕非賴天地鴻恩。還除宮變。焉有今茲。朕晨起至醮。朝天宮七日。醮之日。白鶴四十餘。翔空中。羣臣賀。

二十三年冬十月。大同邊卒獲叛人王三。上曰。叛惡。就擒。固義勇之効力。實神鬼有以默戮之。加重一真。



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

二十四年三月，建祈年醮，朝天宮。秋八月，永和王知煥獻白鹿上壽，遂告鹿瑞于太廟。是時上重箕仙，箕下亦命有司掩幘幣，出故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部郎中劉魁詔獄，皆從之。爵怡魁甫出三日，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復逮獄如故。浹乞休，命錦衣衛遣校尉送原籍爲民。

二十五年秋七月，久雨。上曰：鹿瑞龜祥，滄是去歲。

朕辰日近，醴泉復出承華，雖聖賢不恃以怠也。而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八月望，舉謝，停封貢事。毋慢。八月，加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任一子尚寶司丞。

二十九年夏四月，加封陶仲文恭誠伯。先是春不雨，上以問仲文。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楊武知縣王濂以罪坐絞，子策走京師，誣巡撫胡纘宗私隙，故入人罪。纘宗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雲殿，湘竹英皇淚不磨。爲詛咒，上怒，逮訊久不決。至是因仲文言釋之，是

夜漏下四鼓大雨明日傳旨封仲文賜誥歲祿二千二百石

三十年夏五月復事鎮鹵法壇先是帝從陶仲文請設立符鎮鹵法壇嚴事之曰禡鹵魄勿窺我邊圉至是帝以馬市成俺荅款塞欲撤之忽報鹵有異謀帝諭羣臣曰朕于十九日欲撤鎮鹵法壇二十日卽有警報玄威所至亦不可忘遂益敬事之冬十月邊吏獲叛人哈丹兒陳通事禮部上言二逆就擒竇賴玄既所至宜告謝雷霆洪應壇行獻俘禮從之

三十一年二月太上道君誕辰建醮永壽宮九日

三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

三十三年秋七月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吏部尙書李默禮部尙書王用賓左都督陸炳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禮部左侍郎閔如霖吏禮右侍郎郭朴吳山並直西內撰玄文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辭願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帝怒曰景和故出不詳語當擬愆訕律乃革爵安置崑山時諸臣覲撰玄

管進景和獨不屑直贊。夏四月，舉祀高玄大典，止封停刑。工部尚書趙文華乞歸以病，請上方修玄禁，奏疏尤諱言疾，疏入，觸上怒，罷。

三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命翰林院侍讀嚴訥修撰李春芳並為翰林學士，右春坊右中允董份直西內樞。玄自是詞臣多舍本職，往往求供奉，希進用。九月，廢徽王載瑜為庶人，王善伺上意，上宮中有需，王輒先時獻道者南陽梁高輔，年八十餘，手甲長數寸，善導引，王厚遇之，進之上，拜散人。高輔謹有所賜，予皆

辭，王使人求謝，不能應，王故煉女癸服之，上亦需此。高輔馳求，王不與，而王方自恣，興土木，詐稱張世德自走南京，市美女，事聞，奪爵幽鳳陽，王聞之，自殺。

是歲上睿皇帝道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獻皇后號三天金闕無上玉堂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孝烈皇后號九天金闕玉堂輔聖天后，掌仙妙化元君，上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

仙翁一陽真人元虛玄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  
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  
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

三十六年冬十月玄嶽諸山獻紫芝已而總督胡宗  
憲巡撫阮鶚御史路楷等相繼上者不可勝計

三十七年夏四月總督胡宗憲獻白鹿五月復獻白  
鹿于齊雲山帝曰一歲二瑞天眷也命告謝玄極殿  
太廟以宗憲忠敬陞一級百官表賀 秋七月禮部  
類進四方獻芝凡千八百六十有四詔更求廣徑尺

以上者

三十八年六月以陶世恩爲太常寺丞世恩以蔭歷  
尚寶少卿爲言官所列奪官至是仲文乞復于原職  
帝命改爲太常寺寺丞兼道錄司右演法是時仲文  
請假還里帝下璽書褒諭之遣錦衣千戶一人護歸  
仍賜白金彩繒以示眷懷令有司歲時存問  
三十九年二月浙江總督胡宗憲上汪直獻上曰玄  
祐也命告玄極殿而論宗憲功有差已而宗憲獻芝  
草五白龜二上悅賜金帛金彩鶴衣一襲禮部請謝

玄告廟許之不數日白龜亡上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十一月乘一真人陶仲文死仲文習祈禳術得幸賜坐稱爲師然亦小心憚帝威嚴不敢他有所干列爵五等死謚榮康惠肅以伯禮塋隆慶初奪爵籍其家

四十年二月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奚鳳等徃天下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諸書十一月禮部奏四方進芝凡七百六十九本命採五色盈尺者准王獻白雁二賜金幣帝曰天降祥羽其告廟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宮災于四十年十一月不  
二月而告成宮中有壽源萬春太玄仙禧諸殿極其  
宏麗上悅加大學上徐階等秩有差 夏四月癸酉  
方士鄒縣王金進五色龜靈芝授太醫院御醫命成  
國公朱希忠告廟表賀 壬寅大學士嚴嵩免初方  
士監道行以筭幸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筭所  
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中官乃合方士啓示而後  
焚之每答具如旨上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  
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其賢否對曰賢如徐階楊博

不肯如嵩上心動會御史鄒應龍劾之詳嚴嵩上曰

人惡嚴嵩久矣朕以其贊玄壽君特優眷乃縱逆子

負朕其令致仕已而上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論

徐階欲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諫上曰必皆仰

奉上命闡玄修仙乃可有再言嵩者併鄒應龍斬之

嵩知上意密賂左右發道行怙權及矯稱玉詔諸不

法事竟以妖言律論死 秋七月內苑獻嘉禾一莖

三穗者兩穗者三十有一羣臣賀 十二月辛酉其

露降顯陵松上守備太監張力奉祀都督僉事蔣華

等以進上悅告郊廟

四十一年夏四月嚴嵩上所鶴文檢及法秘嵩罷歸

至南昌延道士藍田玉等為上醮鐵柱宮玉因以所

藏名鶴符驗法書附奏嵩玉皆賞賚有差 秋八月

御苑龜生卵者五 巡撫湖廣都御史徐南金獻白

鵲言出自景陵羣臣表賀

四十三年三月妖人李應乾等伏誅應乾居河南之

濟源一日微眇兩手湟日月字懷衛間不逞者多附

之陰鑄印章數百太白旗數十付徒眾為符驗約四

月八日起兵時山東宣大真順諸處妖人尤衆互相煽結而呂某者潛入京以白社法惑衆陰結無賴千餘人其黨有以偽告身二帙碎穀藥餌一裹首告大學士徐階者緝獲鞠實奏聞應乾匿山西久之乃獲俱伏誅五月乙卯桃夜降于御幄左右云其空墮上喜脩迎恩典五日丙辰桃復降是夜白兔生二子上益喜謝文告廟頃之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上以奇祥三錫手詔答之

四十四年春正月帝不豫帝注意玄脩先是王九任

奉命陝西湖廣招至方外士王金等能合內養諸藥姜儆奉命江西廣東亦得能通符法者還復命俱授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還里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上雖修玄西內而權綱總攬夜分至五鼓猶覽決章奏自王金等以修鍊幸與陶仲文子世恩希求恩澤乃偽造五色靈龜靈芝以爲天降瑞徵又與陶儆劉文彬申世文高守中偽造諸品仙方養老新書及以金石藥進御其方詭秘不可辨性燥熱非神農本草所載帝服稍稍火發不能愈然儆竟得遷太醫

院使世恩太常寺卿金太醫院御醫文彬太常寺博士三月方士熊顯趙添壽各進法書數十冊帝令留覽賜冠帶銀幣遣還添壽又進法秘乞留靜虛觀祈咒五月方士胡大順藍田玉等伏誅初有藍道行者以方術見帝帝頗信之已而事敗下獄死胡大順者故陶仲文徒也亦以事敗斥去希復進用乃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以箕授者用黑鉛取白名先天玉粉丸命其黨何廷玉齋至京時嚴世蕃已敗乃資以賄因道行徒藍田玉遇內侍趙楹獻之帝

曰既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等遽謂帝念之也遂與羅萬象者詐偽吉徵大順至京更名胡以寧薦于帝其奏求圖書及建宮地及至則大順也帝惡之時宮中屢有氛孽田玉等遂以為藍道行下獄故至此欲以動帝帝頗惑之以問徐階階力言大順小人不畏法紀而田玉尤甚且宮孽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致帝悟階又言田玉乃嚴世蕃黨妄進白鉛其意叵測至妄傳密旨罪惡尤重帝乃命收大順等下獄具帝猶欲寬之復問階階曰聖旨至重若聽詐傳他



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于是併楹論死  
八月御几及褥各得藥丸一躬謝太極殿告官廟  
冬十月戶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卽位初年敬一  
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敬聖之祠瘞斥元世  
祖于國門之外官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謂煥  
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率之謬謂長生可得  
一意修玄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  
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  
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

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爲薄于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  
者家也竭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遺也然而內  
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陛  
下誤爲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謾多矣大端  
在玄修夫玄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  
君聖之至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  
歷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  
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  
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

神龜書洛。天不愛道。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真宗獲天書。乾裕山。孫奭諫曰。天何言。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然則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設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已。陛下誠翻然悟悔。日且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心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內

之宦官宮妾外之蔭恩敘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厨內庫。下之寶物貨殖。多有無事而積者。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省間耳。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間耳。陛下爲此非勞也。民熙物洽。薰爲泰和。陛下性中真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縣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

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疏上。帝大怒。命逮繫瑞。下鎮撫。交城王表相得白兔于蕤姑射山。撰頌以獻。賜金絮。四十五年春正月。上久病不痊。諭大學士徐階欲幸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階奏止之。是年冬。帝崩于乾清宮。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至奸人誑惑。自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卽釋。復職。穆宗踐祚。釋戶部主事海瑞。

于獄中。逮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恩。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論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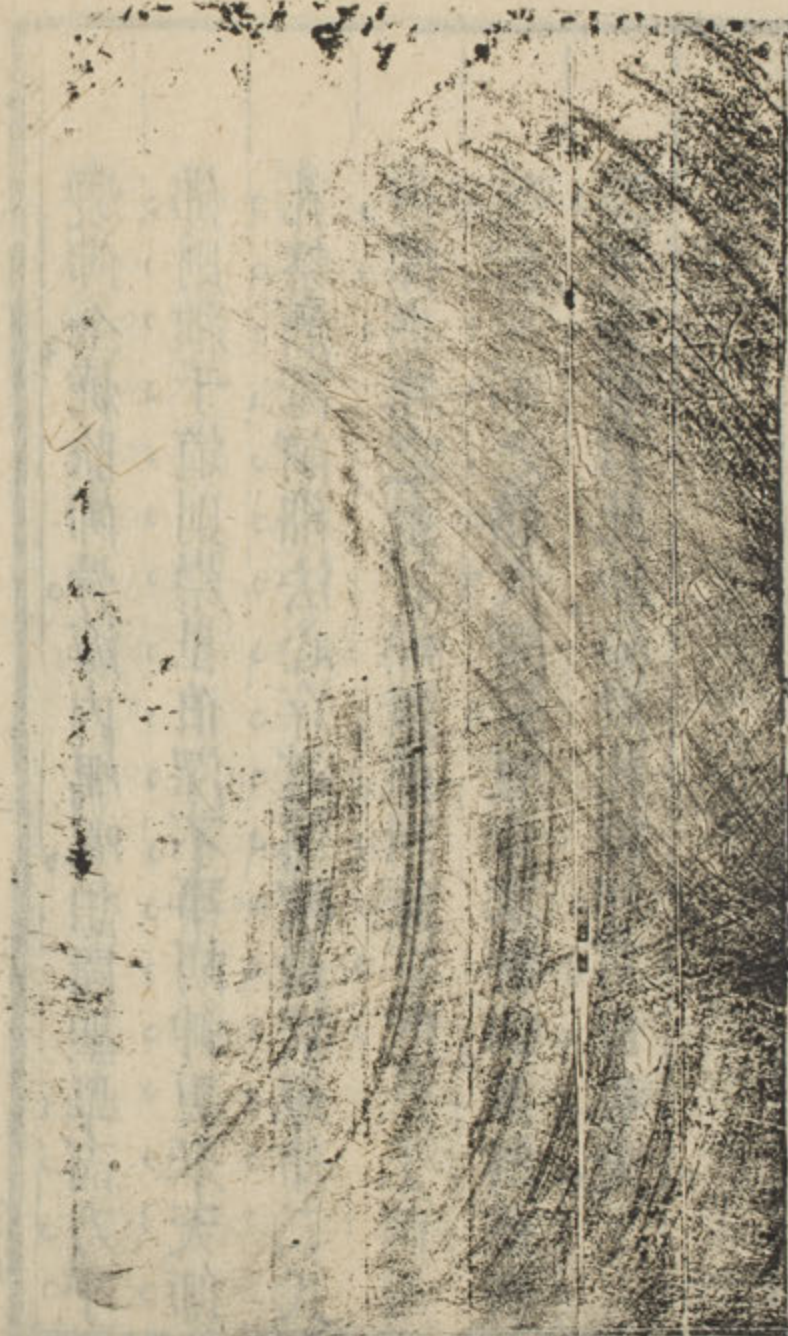
谷應泰曰。宋臣李沆之言曰。人主當知四方艱難。不則土木禱祠。次第並作。而伊尹之訓。大甲亦曰。酣歌恒舞。時謂巫風。此皆豫失之良規。嗣王之炯戒矣。世宗起自藩服。入繼大統。累葉昇平。兵革衰息。毋亦富貴吾所已極。所不知者。壽耳。以故因壽考而慕長生。緣長生而與狎。舉惟備福于箕疇。乃希心于方外也。爰考初政。卽設

齋宮。及其末年。猶餌丹藥。蓋游仙之志。久而彌篤。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方其前星未耀。玄鳥方來。瑤筐誕祥。高禛有應。世宗信之欣然。以天神可降焉。于是命道士邵元節。爲致一真人。金銀象印。陪祀南郊。風雨靈壇。職司秘籙。而且祠神。紅玉分諮。詔使享天青爵。召視重華。雖黃帝憑五城。以授神人。漢武寵文成。以延方士。未爲過也。繼又召真人張彥頽。設金籙大齋。則有白鶴降庭。卿雲捧日。去天尺五。幾于呼吸可通矣。然

元節身死。玉棺不來。彥頽宅火。喫酒不減。而世宗之意。異遇其真。復召陶仲文者。拜爲神仙高士。徐市既去。更用盧生。混康以還。復徵靈素。卽蓬萊之想。愈殷祈年之觀。益靡矣。乃若旋風四繞。則行宮果災。疑獄初平。卽春霖早霑。以至白鹿一雙。獻于浙地。紫芝千本。貢自荊州。又且雲氣降于圻壇。綬桃來于御幄。比之建章宮中。芝房露掌。玉津園裏。幡節樓臺。以今準古。史不勝書。宜世宗之甘心于此也。雖其後段朝用下獄。

被戮。胡大順藍田玉等以次伏誅。不過少翁牛  
腹致疑。辛平玉杯得譴耳。而仲文死後。更訓異  
人。羈縻弗絕。一至此乎。更可駭者。世宗清虛學  
道。不御萬幾。好尚擅權。二十餘載。二世居深宮。  
而趙高柄國。徽宗稱道君。而蔡京專政。陰行蠱  
惑。吾無責焉。至于周瑯鄭一鵬等諫之于前。楊  
爵海瑞等爭之于後。而永嘉再相同游。撰詩貴  
溪典禮。充壇監醮。豈王且附會。祥符寇準。依阿  
乾祐。爲國大臣。洪。忍。宜。爾。耶。然而世宗初御拒

燬佛金。燒除佛骨。海內喁喁。想聞聖學。而乃于  
佛。則。紕。于。道。則。崇。崔。伯。深。不。事。胡。神。更。奉。天。師。  
孔。祭。酒。詆。訶。佛。法。心。存。道。黨。較。長。絜。短。卽。二。氏。  
何。擇。也。究。之。金。石。燥。烈。鼎。湖。既。有。龍。升。王。陶。輪。  
死。雲。中。不。乏。鷄。犬。語。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  
誤。又。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吁。可。慨。也。夫。



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辰

訂

誅岑猛

世宗嘉靖五年夏四月姚鏌督師討田州指揮岑猛按廣西諸土族岑氏為大自稱漢岑彭後國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帝嘉其誠設田州府令伯顏為知府子孫世襲三傳為岑溥溥二子長獠

次卽猛弘治六年，號以失愛弒溥，士目黃驥、李蠻發兵殺號，嗣位未定，而驥與蠻構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父官，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入田州，濬，猛族也，亦土官兵力方雄，兩江洎至田州，李蠻拒猛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濬留之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募十五年十月濬襲攻陷田州，僞以其族子洪守之，猛走免，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戮之，并誅洪，改思恩

爲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爲田州府同知，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郡，自廣嘗自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眞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衆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討之，猛兵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眞復知府秩，授官不愜初意，遂怨望，驕蹇，督府使又不得曩者厚賂，多譖猛不法，猛愈恃兵力凌轢鄰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史盛應期憚猛眞得

猛重賂猛遂出不遜語應期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鏞代遽再疏請征猛制曰可至是鏞遣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而令參議胡堯元爲監軍督之九月岑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初猛聞大軍至令其下毋交兵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鏞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翁岑璋歸順州知州也以其女失愛于猛素憾之欲乘間擒猛自爲功乃誘猛走歸順

先是軍門令諸士官有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之又恐璋爲猛婦翁或黨猛召希儀問計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對曰俟旬日當得實以復希儀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召臣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吾欲遣說之藉令破猛如何臣曰璋多智善疑直語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與歸順爲世讐督府往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今誠遣臣徵兵鎮安臣迂道過璋璋必詢故臣爲好故以



死泄漏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檄鎮安兵。臣過璋，璋果喜。迺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默然，佯爲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臣曰：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何嗔也？稍語，須臾復歎息。起，璋心疑之。明日，璋置酒，歛臣。臣愈不豫。若有沉思者，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我過耶？臣曰：無之。璋曰：鄰壤有所控訴，將逮勘耶？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踞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璋死卽死耳。君何秘不告我？臣乃曰：託君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

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驚曰：何故？臣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爲自脫計，卽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猛取吾女，讎視之，吾何暇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臣曰：君心如斯，盍自列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強臣稱疾，留傳舍，亟遣馳請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效。希儀許之。遂陽使追臣返，以其事白。鎮安喜，乃不備璋。岑猛子那彥守工堯，監璋

以姻故遣兵于人助之實爲間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儀曰已遣千人爲內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敗賊衆田州兵驚潰希儀斬邦彥猛欲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達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作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張列侍美女地遠僻左右無一田州人璋曰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加兵交南境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

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日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日當捕致之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知猛寘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鴆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

墮此老奸計也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  
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爲那  
彥既敗死次那佐那相出亡那彥側室子曰乏方襁  
褓匿民間諸惡日韋好陸綬馮爵俱被擒斬惟盧蘇  
王受未授首捷聞論功行賞鎮請置流官治之事下  
兵部覆奏從之

六年五月盧蘇王受反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實不  
死糾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藩省且暮當不保于  
是靖江諸宗室倉皇出奔人情惶懼藩臬諸司亦銜

姚鎮者又倡言猛實未死鎮爲歸順所給御史石金  
聞之遂劾鎮據勦無策輕信用上圖田州不得并思  
恩而失之帝大怒落鎮職以王守仁代之先是鎮上  
言田州遺黨復叛再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  
處帝命動支廣東司府帑庫金錢不得自分彼我致  
慢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候代偵知思恩未陷欲徵  
兵擒蘇等自贖乃徵廣西諸司議事而銜鎮者給郵  
吏發檄交誤各以檄誤不至鎮竟不獲集兵而去  
七年春正月王守仁將至田州調集湖兵數萬人南

下諸士目皆憚之。守仁乃自歿晦示以無事及南抵寧見盧蘇王受勢熾度不可卒滅乃使人招諭使來輸罪會有造浮言誑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以田州人守仁許之蘇受乃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罪筆之蘇受裹甲受筆已而諭歸俟命守仁乃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間已不勝况田州外捍交趾縱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

不可請降田州府爲田州官猛子邦相爲判官以盧蘇王受爲巡檢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帝皆從焉乃命邦相歸田州盧蘇等各之官田州以寧守仁復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御史張佑爲總兵官鎮廣西守仁乃往南寧三月王守仁檄盧蘇王受等攻斷藤峽八寨盜賊盡平之兩江底定守仁上言盛稱蘇受等功大獲賞賚時兵部侍郎張璁及桂萼言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之

十三年秋九月巡檢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先是

林富代王守仁爲提督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竟主守仁前議降田州爲州治以邦相爲判官命副總兵張佑鎮之許以三年而代時邦相年十五六張佑兒子畜之盧蘇自矜功大專橫邦相不能平遂有隙會張佑將代去望邦相厚賂已邦相賄之不满意佑遂與盧蘇比欲沮奪邦相乃購得邦彥子芝育之別所邦相時時欲殺芝佑不果代留鎮庇芝得免尋佑中邦相毒卒芝奔梧州督府都御史陶諧畜之至是盧蘇遺其黨

刺邦相不克邦相與土目羅玉等伐盧蘇事覺蘇伏甲擄斬羅玉遂劫諸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賂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乃立芝遣歸田州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鄰府諸土官皆不平盧蘇弑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亂復大作兩江震駭諧遣人諭諸土官曰邦相實病死盧蘇何與而爾等自相殘害也亡何諧以憂去都御史潘且蔡經相繼代皆曰思田苦兵革久矣朝廷今復以盧蘇故典問罪之師征伐當何時已乎朝議下核實副使葉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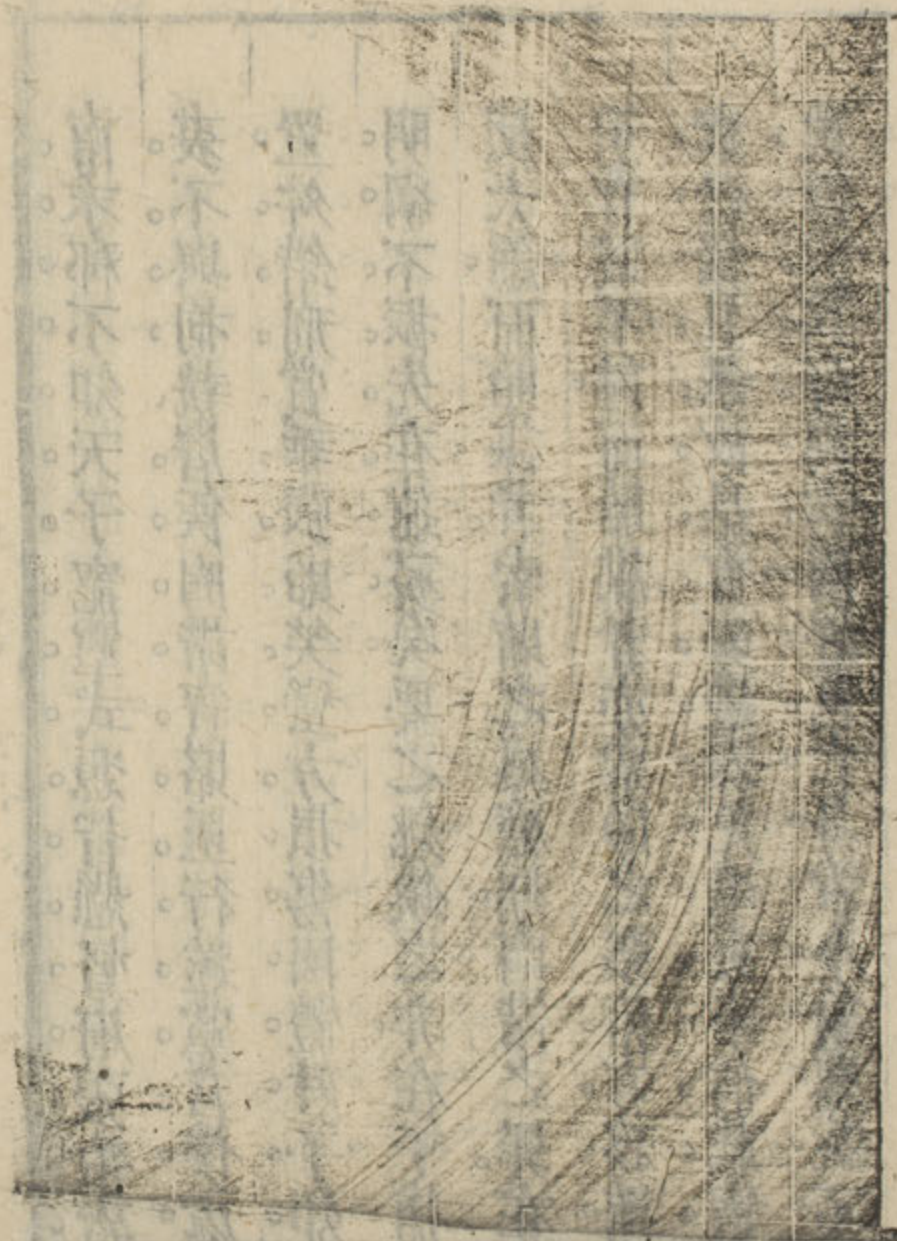
參議陳大珊曰。盧蘇稱亂。弑主罪。安可盡赦也。縱宥之。不誅。當以上聞。令立功贖罪耳。經不聽。上言。邦相不孝。奪其母田。又虐殺其部下。盧蘇因衆怨殺之。朝廷遂置蘇不問。仍官芝等如故。于是兩江土官聞之。莫不解體。

谷應泰曰。田州爲粵西南徼。蠻瘴荒裔。不足重輕。後失安南。議者稍稍視田州爲南海外屏。欲寄重焉。岑氏世守田州。自弘治六年。岑猛父膏逆鎮。身逼強鄰。間閃奔走。存邢遷衛。朝廷視猛。

恩至渥也。至十八年。岑濬始懸首藁街。正德中。岑猛始克復舊業。黎子式微。重耳河水。猛身并天朝。不忘舊德。分固應爾。而乃晉惠入絳。遽絕秦關。衛煨廬。漕坐觀齊亂。猛之單騎棄軍。仰藥逆旅。天亡之矣。然猛桀驁性成。反形未見。追兵四集。猶勅下勿交鋒。裂帛書寬。上狀軍門。亦云哀已。而雲夢陳兵。決收韓信。陳平奏詔。竟斬舞陰。姚鑣輕于計賊。重于受降。信于請兵。疑于對壘。猛旣寃死。不自鑢。亦功名不終。猛負國恩。而

身。殛。鎮。貪。軍。功。而。官。奪。天。道。好。還。適。相。富。也。至  
盧蘇王受之反。釁本姚鎮。夫又似由新建。蓋新  
建。恰。田。恩。厭。苦。兵。革。曲。撫。盧。王。立。岑。氏。之。後。設  
田州之官。陰假戰功。賜羈蘇受。而所舉張佑。貪  
賄。比。匪。種。禍。岑。族。張。佑。既。隕。邦。相。之。毒。邦。相。旋  
膏。蘇。受。之。戈。沈。王。構。惡。義。真。必。棄。關。中。鍾。鄧。相  
傾。姜。維。幾。反。蜀。道。新。建。寄。托。不。終。識。者。微。有。憾  
焉。而。繼。佑。來。督。者。陶。諧。也。邦。相。賊。殺。鎮。臣。朝。廷  
寢。而。不。問。蘇。受。執。殺。州。主。大。臣。陽。言。病。亡。天

南。未。郡。不。知。天。子。寵。靈。式。憑。皆。懸。督。府。張。佑。索  
裘。不。與。拘。執。唐。侯。陶。諧。寶。賂。亟。行。遂。黨。吾。僕。處  
置。舛。錯。刑。賞。乖。張。貽。笑。蠻。方。損。傷。國。體。君。子。知  
明。綱。不。振。先。在。遠。矣。要。之。姚。鎮。之。非。在。于。捕  
反。太。急。而。貽。謀。者。索。賄。之。盛。應。期。陶。諧。之。罪。在  
于。有。賊。不。討。而。貽。謀。者。亦。索。賄。之。張。佑。官。務。賄  
章。邊。釁。日。急。故。皇。甫。安。邊。奏。免。墨。吏。奉。仙。載。寶  
僕。固。將。兵。好。利。亡。國。好。色。亡。身。古。今。龜。鑒。蓋。不  
誣。矣。



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俞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辰

嚴嵩用事

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禮部選譯字諸生嵩至即安貨賄已而苞苴過多更高其價御史桑喬列其狀請罷黜之嵩乃疏辨求免帝曰卿所云為人臣子今



日率皆觀望禍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盡但盡心翼贊以副簡任不必復辭高意得甚給事中胡汝霖復劾其職行既彰招致論列不得飾辭自明以傷大體帝乃令以後大臣彼劾宜自省脩勿得疏辨高懼益爲恭謹以婦上

十六年秋九月禮部尚書嚴嵩劾應天試官品階文字不書名大不敬大學士夏言又謂策以戎祀爲問多譏訕語當寘于理遂命官校逮繫典試官江汝篔歐陽勸下詔獄其提調官孫懋楊麒何宏沈應陽俱

命南京法司會訊同試官胥文奎等各行所在巡按卽訊貢士不得應試南宮十一月嚴嵩摘廣東試錄有體存故可以厚本用利故可以明微厚本故可以合同明微故可以鼓舞等語參錯不經飛衛紀昌道遇交射及黃郊紫微碧虛子之問答詭異尤甚且中脩畢命二篇不道口指俱戾體格帝怒命監臨余光法司鞫問提調陸杰余鑑監視蔣淦鄒守愚巡撫都御史鞫問試官王本才等各巡按官鞫問貢士不得赴試南宮

十七年夏五月通州致仕同知豐坊上言請復古禮  
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集議嚴  
嵩上言萬物成形于秋故王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  
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若稱宗之  
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恐皇考有所不寧帝  
悅已而嵩復阿上言請尊文皇帝稱祖獻皇帝稱宗  
上從之乃尊太宗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帝為睿  
宗配上帝詔天下詳更定  
十八年二月景雲見夏言顧鼎臣以聞嚴嵩請帝御

朝受群臣賀嵩乃作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詔  
付史館 帝南幸嚴嵩從賞賚優渥與輔臣等嵩以  
桑喬胡汝霖故慚且恨因于帝前以他事自白且激  
怒帝

十九年春正月巡按雲南御史謝瑜上言嚴嵩為桑  
喬所劾不自咎責反謂贊議明堂扈蹕南幸為諸臣  
所嫉將以揚已功激聖怒籍眾口且臣以嵩之可論  
難以校數選譯字諸生通賄無算宗藩有所陳乞每  
事徵索故王府胥吏交代動以干計至于齋詔官役

去索重賄旋索土物收買內外童子充斥家庭。豈宗伯大臣所爲乎。嵩不以此自省而巧佞誣罔何奸邪無賴至此也不報。

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柵謀襲之遣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白金三千兩賂嚴嵩復賂儀制司令史徐旭及王府科胥人皆受焉嵩乃題覆從之東廠邏卒執其籍以聞下法司問受賂者皆戍邊嵩無恙既而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燧與嫡孫懷燧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亦受之爲慶允永壽莊僮至妃

道人學登聞鼓奏訴于是御史葉經劾嵩貪狀乞賜  
釐正嵩急歸誠于帝帝憫之乃曰表柵惟燧襲爵應  
否行所司勘之嵩交意任事勿以介意

二十一年夏六月大學士夏言罷言與嚴嵩同鄉稱  
晚進以議禮驟貴嵩謹事之言不爲下時嵩爲禮部  
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言阻之遂有郊會言坐失  
旨嵩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上所幸秉一真人第謀  
摘言言覺之獨所善者劾嵩時上已心愛嵩攻益力  
上益憐之上在西苑齋居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

獨用小腰輿以乘上悖之勿言會上不欲翼善冠而御香葉巾命尚方倣之製沉水香爲五冠以賜言及嵩等言密揭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嵩于召對日故冠香葉而冒輕紗于外令上見之上果悅留嵩慰諭甚至因泣訴言見凌狀上怒卽下敕逐言科道官以失職不糾降調奪秩者七十三人秋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爲武英殿大學士叅預機務仍掌部事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林御史童漢臣等首論嵩好汚不當乘君子之器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陸

等復論嵩并及子世蕃同惡相濟開通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辨乞休帝優詔百餘言慰留之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賜其家藏圖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冬十月給事中童漢臣伊敏生喻時等再上疏論嚴嵩巡按四川御史謝瑜上言堯舜相繼自四十年誅四凶而陛下數月之間轉移之頃四凶已誅其二如郭勛胡守中而其二則張一嚴嵩是也請陛下璿乾斷亟譴之以快人心于是嵩復上疏乞罷帝慰諭留之已而謝瑜童漢臣俱以

他事謫去

二十二年夏四月嚴嵩解部事嵩既入內閣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許諾然後上聞于是副封苞苴輻輳其戶外大學士翟鑿位望先嵩而勢實不競遂至不相能給事中周怡上疏論之語多侵嵩疏入下獄已而鑿以二子倖第削籍去秋九月遼山東巡按御史葉經廷杖次初經劾嚴嵩受表袖惟熈賂嵩銜之及經監山東鄉試嵩摘試錄中有諷上語激帝怒逮之至京杖闕下死布政使陳儒

以下皆遠謫自是中外益側目畏嵩矣

二十三年秋八月以吏部尚書許讚禮部尚書張騫爲文淵閣大學士嚴嵩事取獨斷不相關白讚論之嵩乃上言獨蒙宣召于理未安往歲夏言惡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不宜有此嫌異今諸閣臣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同僚且明言怨也

二十四年夏五月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薛應旂補外職初嚴嵩入內閣南京給事中王燁首劾嵩于是

言者踵至，嵩恨之。是春大計京官，嵩令所私尚寶丞諸傑移書應旂，使黜燧。應旂執傑使，并其書白尚書。張潤欲以奏聞，潤止之，釋其使。而傑先為南京兵部主事，有貪聲。于是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游弁黜之。常州守符駿故留臺御史也，亦在所黜。嵩乃嗾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本郡守，謫補外。十一月許讚削籍去。十二月復召夏言入閣，自嚴嵩入相，同事者多罷去。嵩獨相，以太廟工成，加太子太師。後帝微聞其橫厭之，于是詔起夏言言，至盡復其原官。且

加少師位，在嵩上。言凡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嵩亦唯唯，雖斥逐其黨，不敢救。心甚恨之。是時嵩子世蕃為尚寶司少卿，通路遺且代輸戶，轉納錢穀。多所賤削，言知之，欲以上聞。嵩懼甚，挈世蕃詣言求哀。言稱疾不出。嵩賂其門者，直走言榻下。及世蕃長跪泣謝，言遂置不發。嵩父子愈恨之。會御史陳其學以鹽法論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炳等造言請宥。有所進彙，皆長跪而解。嵩知之，日與謀傾言。言不悟。上左右小璫來言，恒僕視之。詣嵩必執手，延坐持黃

金置其袖中故璫輩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瞰嵩言言多酣寢嵩知之每夜視青詞草初言與嵩俱以青詞得幸至是言已老倦思令幕客具草不復簡閱每多舊所進者上輒抵之地而左右無爲報言嵩則精其事愈得幸言以是益危

二十六年秋七月以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世蕃納賄日盛嵩惶憂言知之乃疏遣世蕃歸帝特命馳驛往還世蕃益橫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嵩既忌言都督陸炳亦總

言持已陰比嵩圖之會都御史曾銑議德河套言主之而嵩則極言其不可語頗侵言及言請給警劔得專修節帥以下上亦稍稍惡之會澄城山崩裂又京師大風上益疑以套議問嵩嵩因詆言擅權自用及退復上疏劾銑開邊起釁言雷同誤國并自求去甚力上溫旨留嵩而切責言于是吏部尚書閻淵禮部尚書費象左都御史屠儵皆謂言誤國帝乃命緹騎捕銑至京因盡奪言師傳俾以尚書致仕三月殺都御史曾銑銑既被逮嚴嵩復令仇鸞誅之刑部侍

郎詹瀚左都御史屠僑錦衣衛都督陸炳阿嵩意謂  
銑行賄妄言論斬棄西市。冬十月殺大學士夏言  
先是言既歸舟至丹陽復就逮至京上疏極陳為嚴  
嵩所陷帝不聽刑部尚書喻茂堅等據會銑律以請  
而謂言實當入議所謂議貴議能者帝怒責茂堅等  
阿附言值居庸報警嵩復以開釁力持竟坐與銑交  
通律棄西市言既死大權悉歸嵩矣。十二月繕事  
中厲汝進劾嚴嵩及于世蕃奸惡謫為典史尋以大  
計削籍。

二十八年五月杖給事中沈束于闕廷初大同總兵  
周尚文屢立邊功卒其家奏求卹典不報沈束上疏  
請卹尚文語侵嚴嵩嵩恚乃下束法司訊鞫法司論  
贖刑上高恨未泄仍予廷杖長繫鎮撫司。

二十九年夏六月以仇鸞為宣大總兵鸞坐廢已久  
以重賂嚴世蕃得之。八月加嚴嵩上柱國嵩力辭  
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為比帝悅進  
嚴世蕃為太常寺卿仍行尚寶司事。俺荅薄都城  
令人持書入朝求入貢言多悖慢上召嚴嵩及禮部



尚書徐階于西苑日事勢至此奈何嵩曰此窮寇乞食耳母足患帝曰何以應之嵩無以對乃命階集羣臣議司業趙貞吉抗言其不可帝壯之予金五萬募戰士而敕中無督戰語不得統攝諸將因謁嵩嵩故與貞吉有郤辭貞吉怒會通政趙文華趨入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叱守門者嵩大恨已而貞吉單騎出城徧諭諸營將諸將皆感奮而大將軍仇鸞獨難之此復命嵩謂貞吉狂誕且追論其申理周前文沈東非是

廷杖謫嶺南殺兵部尚書丁汝夔初俺荅薄都城嵩授汝夔計謂地近喪師難掩當令諸將勿輕戰寇飽自去諸將固怯戰輒相謂曰有禁勿戰故民間歸罪汝夔及被逮嵩恐露前畫給曰毋慮吾為若地汝夔信之弗自辯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遂棄市冬十二月帝以俺荅故詔羣臣令人人盡言刑部郎中徐學詩上言外攘之備在急脩內治內治之要貴先正本原今大學士嵩位極人臣貪瀆無厭內而勦貴之結納外而羣小之趨承輔政十年日甚一日釀

成敵患其來有漸而嵩泄泄自得。謬引佳兵不詳之說以謾清問。縱于世蕃受失事李鳳鳴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郭琮金使補漕運。私徒南還。輜車數十乘。駟車四十乘。潞河樓船十餘艘。貯載而歸。悉假別署封識以誑道路。嵩諜已得。如君父何。今士大夫語嵩父子無不嘆憤。而莫有一人敢抵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而勢成也。世蕃狡鷲擅執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疑畏者。必關白然後上聞。蓋嵩之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耳目。乘機構隙。足

以示威。為眾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辨精神。敏給掩。應巧中。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會。令色。脂言足以結歡當路。而緘尊人口。故凡諸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如給事中王燁。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當時已蒙聖恩寬宥。今則安在。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也。臣請亟罷嵩父子。以清本源。疏入帝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斥為民。

三十年春正月，杖錦衣衛經歷沈鍊于闕廷。初，俺荅薄都城，求通貢。趙貞吉以爲不可，鍊在衆中，申貞吉指不休。吏部尚書夏邦奇目之曰：「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吏弗言，故小吏言之已。」而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邀擊其惰歸，必大捷。是時大學士嵩用事，數寢格邊檄，不以上聞。故鍊言奏不報。鍊乃抗疏言：「嵩受國重任，貪婪黷鄙，不聞謗訛，方畧治國安邊，惟與子世蕃爲全家保妻子計，以朝廷之賞罰爲已出，故人皆計嵩愛憎，不知朝

廷恩威，因歷數其十大罪，請戮之，以謝天下。詔以鍊譏誣大臣，廷杖之，謫田保安。三月，大計京官，嚴嵩授指吏部，中傷善類甚衆，以徐學詩劾已削籍，并黜其兄中書舍人應豐。吏部奏上，帝察其枉留之，然亦不問。

三十一年冬十月，御史王宗茂疏論嚴嵩負國大罪，八帝謂其狂率，謫平陽縣丞。

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巡按御史趙錦請罷嵩以應天變。疏上，帝方以供奉青詞悅嵩，命遂

繫錦衣獄久之創籍爲民。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嚴嵩十大罪五奸畧曰方今在外之賊爲俺荅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俺荅之先嵩之罪惡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論之已詳然皆止言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大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專政孰有過于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月君又孰有過于嵩者如四方地震

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感應賊嵩之身乃口侍左右而不覺上天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信雖上天示警亦不肯悟以至于此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唯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訓有曰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一人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啟蓋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

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  
及。至。失。事。又。駕。罪。于。人。是。嵩。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  
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環。祖。宗。之。成。法。一。  
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  
移。高。一。以。票。本。自。任。遂。作。威。福。用。一。人。卽。先。謂。曰。我。  
薦。之。也。罰。一。人。則。又。號。于。衆。曰。此。得。罪。于。我。故。報。之。  
也。羣。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竊。君。上。  
之。大。權。二。大。罪。也。人。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陛。下。  
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上。故。無。此。意。我。

議。而。成。之。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  
曰。嘉。靖。疏。義。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  
于。彼。而。後。已。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  
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  
崇。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擬。題。疏。  
方。上。滿。朝。紛。然。旣。下。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  
劾。嵩。疏。發。大。學。士。李。本。擬。旨。本。卽。叩。之。世。蕃。乃。同。趙。  
文。華。自。擬。以。上。此。人。所。共。知。也。嵩。旣。以。臣。而。弄。君。之。  
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

之謠。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置其表侄歐陽必進爲總督。朋好比黨。將長孫嚴效忠。冒功奏捷。遂陞鎮撫。效忠告病。嚴鵠襲代。加陞錦衣千戶。效忠嚴鵠皆世蕃參養孔臬子。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乃受鸞車賄。薦爲大將。後知陛下疑鸞。遂互相誹謗。以掩初迹。是通寇者逆鸞。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不肖。蒙顯戮。引悖逆之奸臣。六大罪也。俺答犯內。入兵法擊其惰。歸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于邊可掩。敗于京不可掩。且俺答飽自返耳。故丁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世蕃革任爲民矣。又于考察京官之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嵩。世蕃降爲典史矣。嵩于考察外官之時。逼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之權皆撓于嵩。

入兵法擊其惰。歸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于邊可掩。敗于京不可掩。且俺答飽自返耳。故丁汝夔傳令不戰。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世蕃革任爲民矣。又于考察京官之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嵩。世蕃降爲典史矣。嵩于考察外官之時。逼吏部削汝進籍。夫考察巨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之權皆撓于嵩。

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將官既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皇上雖累加撫卹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尚巧滑者以爲通材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者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神聖而若不知者蓋有五奸以濟之

嵩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厚以賄結之聖意所愛憎嵩皆預知以得遂其逢迎之巧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其奸一通政司納言之官嵩令義子趙文華爲之凡疏到必有副本送嵩世蕃先閱而後進早爲彌縫是陛下之納言乃嵩之鷹犬其奸二嵩既內外周密所畏者嚴衛之緝訪也嵩則令世蕃籠絡嚴衛締結姻親陛下試詰嵩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爪葛其姦三嚴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親

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隸。其姦四科道雖入其牢籠。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爲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濟之。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高惡。或詢諸閹臣諭以勿畏嵩威。或

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論令致仕以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帝怒其引用二王命繫錦衣獄。詰訊主使者。繼盛曰。盡忠在已。豈必人主使乎。又問引用二王故。繼盛大言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嵩者。獄具杖百。送刑部。尚書何燾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郎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豈可誣也。嵩怒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說。竟坐絞繫獄。二月逮兵部郎中周冕。下詔獄。初楊繼盛劾嚴嵩



父子言及歐陽必進竄嚴效忠名冒功濫擢事必進  
上疏辨請下兵部查覈世蕃乃自爲題草遣人遺武  
選司郎中周冕欲冕依草上覆冕奏之畧曰臣職司  
武職敢以冒濫軍功一事爲陛下陳之按二十七年  
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武舉不第  
志欲報效本部資送兩廣聽用次年據兩廣總兵平  
江伯陳圭及都御史歐陽必進題瓊州黎寇平遣效  
忠奏捷卽援故事授錦衣衛鎮撫無何效忠病廢嚴  
鵠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

遂授千戶問效忠爲誰曰嵩之廝役也鵠爲誰曰世  
蕃之子也不意嵩表率百僚而壞朝亂紀一至于此  
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猶私創覆草架虛遺臣  
欲臣依草覆奏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見存伏望  
聖明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疏入  
帝以冕爲挾私逮繫詔獄削籍嚴嵩以十五載考  
滿錄其二子又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勞遷世  
蕃爲工部左侍郎嵩辭帝諭以脩城嵩實爲忠首  
不允

三十二年春，侯冠、泚、江、工部侍郎趙文華、主事有貪名，出為州。以賄嵩得復入為郎，未幾改通政，與嵩子世蕃比。周嵩目為義子，不二年擢工部侍郎，至是往浙，凌轢官吏，搜括財物，公私苦之。

三十四年冬十月，殺兵部員外楊繼盛。初，仇鸞既誅，上思繼盛言，自謫所，月餘遷主事，隨改其部武選司員外。繼盛嘗感激思報，妻張氏曰：「公休矣。」一鸞因公幾歎。今相公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

耳繼盛不聽，密具疏疏成。

方怒，逮諸言官，乃更越

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

兒得罪，繼盛每出朝審，諸

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

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

木竊嘆曰：「奈何不以此囊

擲頭。」司業王材詣嵩曰：「人

言籍籍，謂繼盛且不免。」

不憂萬世，即嵩曰：「吾行當

救之，令其子世蕃謀之。」

植那憇憇曰：「此養虎

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

嵩意遂決，乃以張經、李天寵

疏覆奏，附繼盛于尾。

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

旨行刑，是歲論大辟。

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

繼盛與焉將刑張氏疏言臣夫諫阻馬市預伐仇鸞

聖旨薄謫旋因鸞敗首賜瀟雪一歲四遷臣夫御恩

圖報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妄有陳說荷上

不卽加戮俾從吏議杖後入獄割肉二觔斷筋二條

日夜籠極備諸苦楚年荒家貧臣紡績供給兩賜奏

俱蒙特宥今混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儻以罪不可

赦乞將臣泉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執戈矛禦

魑魅為疆場效命之鬼以報陛下奏入為嵩所抑不

得達蓋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嵩父子矣

三十五年春正月趙文華自江南還京與吏部尚書

李默構隙知默與嵩異疏劾之摘其部選策題有漢

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復淮蔡而晚業不終為

謗訕上怒收繫獄拷訊竟死獄中嵩德文華擢為工

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二月以大學士李本攝吏部

事本疏諸臣百十有三人別為三等其上二十八人

吳鵬趙文華嚴世蕃等其中七十人鄢懋卿徐履祥

等其下十五人宜斥免乃葛守禮艾守淳等多可大

用者時論非之十一月逮總兵俞大猷下錦丞衛

獄大猷不善滑刺世蕃怒其不附已授胡宗憲意論其失事故有是逮逮至大猷假貸三千金餽世蕃得不次罷職發大同立功時有建議薊州增設戶部侍郎督糧練兵者嚴嵩佯以推趙貞吉且召之飲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貞吉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酒半貞吉徐曰今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掌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也嵩作色而罷嗾其黨張益劾之奪官去十二月賜大學士嚴嵩免朝賀惟八直西

苑仍賜腰輿先是賜得乘馬入禁至是復加恩寵爲異數云

三十六年冬十月楊順路楷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初鍊旣編保安卽子身至里長老問知鍊狀咸大喜遣其子弟從學鍊稍與語忠義友節乃爭爲鍊嘗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嘗束芻爲偶人三目爲林甫檜及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而侍郎楊順來爲總督故嵩黨也應州之役多殺邊民掩敗鍊怒讓之且爲樂府以誚順順大恚

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鏡走世蕃所白之且謂鍊結妖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而御史路楷來又嵩黨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楷至則與順合筵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鍊名籍中以叛聞下兵部議尚書許論不爲申理嵩竟殺之籍其家嵩乃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怏怏曰丞相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復取鍊二子

杖殺之併繫其姪子襄順楷敗乃得脫 十二月趙

文華罷文華自浙歸私行珍寶于嵩夫嬖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妻嵩妻勞苦文華謂相公尚不能爲郎君易腰帶卽兼以李默故嵩亟稱文華于帝進位尚書躡加太子太保然文華得寵眷乃稍欲結知帝不稟嵩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歎獨臣與嵩知之帝曰嵩有是方不奏乃文華奏我嵩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嵩取疏示之文華慚頓首謝罪嵩怒不令起呼左右

世蕃本天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拽出令門者毋得爲文華通文華曰憂懼不知所出  
從世蕃乞憐爲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憐之一日嵩  
休沐諸義兒及世蕃咸候起居置酒堂上嵩夫人上  
坐義兒及世蕃侍列文華遙望不得入乃曲賂左右  
伏軒櫺下酒中夫人曰今日舉家在座何少文華嵩  
嘻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嵩色微  
和文華竊望見遽走入伏席前涕泣嵩不得已遂留  
侍飲然意未慊也又文華初賂世蕃金絲幕一具其  
姬二十七人皆寶髻一世蕃以爲薄恨之乃爲莠草  
使上引疾歸帝從之而是時帝方脩玄以其疏中有  
病語怒削其職子戍邊

三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疏劾嚴嵩輔政十  
二年引用匪人邊事日壞令其子世蕃入直干預國  
政窺覘幾微以市私恩引其親萬家爲文選郎中  
方祥爲職方郎中比周爲好公行賄賂進退一人行止  
一事必關白世蕃不論賢否是非唯視所入多寡如  
趙文華南還餽遺數萬猶爲未足而授草引疾張經  
被逮行金五千及聖斷不貸而爲治裝贖卹王汝孝

失律以三千而得遣戍蔡克卿撫淮陽以三千而轉地卿楊順誤國而三蔭其子吳嘉會脩邊侵冒而驟遷三官邊事之不振由于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于上官之貪縱上官之貪縱由于謀國之匪人拔本塞源之喻願皇上察之主事張紳董傳策亦交章論之俱下獄廷杖謫戍嶺南

三十八年夏五月逮總督侍郎王忬下獄論歿嚴嵩以忬愍楊繼盛歿銜之忬子世貞又從繼盛遊爲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嵩因深憾忬嚴世蕃嘗求占畫于

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鄢懋卿乃以高意爲草授御史方輅劾忬嵩卽擬旨逮繫爰書具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棄市

三十九年夏六月以都御史駱懋卿總理天下鹽運懋卿益通賄無虛日御史林潤劾其貪冒五罪懋卿疏辨不問

四十年春正月以萬壽宮災命大學士徐階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先是嚴嵩在內閣凡御札下問辭

旨深奧。西苑玄脩，聖躬臥起不常。外廷得失，時厪于懷。內侍傳出，或早或暮。嵩耄而智昏，多瞠目不能解。世蕃一見，躍然揣摩曲中，據之奏答，悉當上意。又陰結內侍，纖悉馳報，報必重賚。每事必先有以待，上益喜。蓋上不能一日亾，嵩嵩又不能一日亾。其子也。嵩政既久，諸司以事請教，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世蕃別號也。世蕃益自恣，一時無行之士，債帥墨吏，羣然趨之。嵩妻歐陽氏嘗語嵩曰：不記鈴山堂二十早清寂耶。嵩甚愧之。馭世蕃尤嚴。歐

陽氏卒，世蕃當護喪歸。嵩上言：臣老無他子，乞留侍許之。以孫鵠代行。世蕃因大佚樂，于預各司事如故。然不得入直房代議，間飛札走問，則世蕃方擁諸姬狎客，徵逐胡盧，不甚了了，亦不能得當如往時。中使守直房，迫促嵩引領待片紙，不得至，乃自以意對。既至，追還復改，大抵故步皆失。上不懌，頗聞世蕃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上以爲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爲箕仙對，具言嵩父子弄權狀。上曰：果爾，上玄何不殛之。詭曰：留待皇帝。



正法。上默然。適萬壽宮災，宮在西苑，上自壬寅宮變，卽移于此，不復居大內。忽火作，乘輿服御皆燬。上暫居玉熙宮，隘甚，邑邑不樂。廷臣請還大內，上以列聖宴駕于此，不報。嵩請徙南內，故英宗幽錮所也。大不樂。次相徐階與尚書禮疏并力營新宮，上喜，報允。自是凡軍國大事悉諮之階。間有及嵩者，不過齋醮符籙之類而已。十二月，吏部尚書吳鵬罷。鵬嚴嵩黨也。先是御史耿定向劾其六罪，故罷。嵩復薦所親歐陽必進代之，未久亦勒歸。進禮部尚書袁煒、太子

太保入閣，參預機務。時帝漸有疑嵩意，密諭徐階舉堪輔政者。階密奏曰：人君以論相爲職，陛下斷自宸衷，則窺伺陰阻之私自塞矣。帝從之，遂有是命。

四十一年三月，萬壽宮成，加大學士徐階少師任。一子袁煒少保，嵩加祿百石而已。五月，嚴嵩罷，猶給歲祿。繫其子世蕃詔獄，以御史鄒應龍爲通政司參議。初，嵩見張璁，夏言以言禮驟貴，乃從史興獻帝稱宗，祔太廟，眷遇日隆。人言不復入，自徐學詩、王宗茂、楊繼盛、沈鍊、吳時來、張翀、董傳策或歿或戍，縉紳側

目不敢言。至是徐階日親用事，廷臣多知之未發。御史鄒應龍欲具疏，一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壘樓，其下甚壯，樓俯平田，有米草覆其上。一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上疏劾世蕃，數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乞置于理。因及嵩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蒙竿以謝世蕃父子。帝覽之心動，命嵩致仕乘傳去。而下世蕃于理。擢應龍，嘉其敢言。世蕃因行金內侍云。鄒應龍疏皆藍道行泄之。帝怒，并逮道行。鄒懋卿

萬家復私致道行許以金，令其委罪徐階，則無事矣。道行大言曰：除貪官自是皇上本意，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何與徐閣老事懋卿案懼，乃囑法司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上請。于是戍世蕃雷州衛，子嚴鵠嚴鴻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衛。家人嚴年錮獄，追贓年最黠惡，卽士大夫所呼為蔓山先生者也。上猶以嵩故，特宥其孫鴻為民。嵩既去，上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遂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極言不可。上曰：卿等卽不欲違太義。

必天下皆仰奉君命闡玄脩仙乃可巖嵩已退伊子  
 已伏罪敢有再言同鄒應龍者俱斬嵩知上意已動  
 仍密賂左右發道行怙寵招權諸奸利道行亦下獄  
 論死六月御史鄭洛劾大理卿萬家刑部侍郎鄒  
 憲卿太常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賍不職案懋卿罷  
 虞龍降調九月給事中趙灼劾工部侍郎劉伯躍  
 刑部侍郎何遷右通政胡汝霖光祿少卿白啟常副  
 使袁應樞給事中沈淳劾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給  
 事中陳贊劾諭德唐汝楫國子祭酒王材俱罷去伯

躍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婿遷撫江西時厚斂遺嵩  
 父子汝霖兩貪肆不簡啟常匿喪遷光祿入懋蕃幕  
 至以粉墨塗面為歡笑汝楫吏部尚書龍之子以父  
 事嵩得及第世蕃弟畜之與材俱出入臥內交通請  
 托至是士論大快之

四十二年夏四月嚴嵩具奏起居并進祈鶴文及各  
 宗秘法上優詔答之仍賜銀幣始嵩之致仕歸也至  
 南昌值聖誕即織柱觀延道士藍田玉等為上建醮  
 玉自言能書符召鶴嵩試之良驗會上遣御史姜儆

王大任訪秘法嵩乃索玉所藏諸符錄以上久之疏  
言臣年八十四惟一子世蕃及孫鶴俱赴戍千里之  
外臣一旦先狗馬填溝壑誰可托以後事惟陛下哀  
其無告特賜放歸終臣餘年上曰嵩有孫鴻侍養已  
恩違矣竟不許世蕃末達雷州至南雄而返龍文亦  
逃伍潛住歙縣藏匿凶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  
當取應龍與徐老頭洩此恨階聞厚爲備嵩久之亦  
聞驚曰兒誤我多矣幸聖恩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枕  
席上久可望赦若作此舉止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

門上方眷徐厚陞應龍官一震全族沉矣初階之入  
政府也肩隨嵩者且十年幾不敢講鈞禮嵩懲夏言  
禍亦頗自恭謹惟世蕃多行無禮階既曲忍嵩亦不  
知也方應龍疏上階往謁慰藉甚嵩喜頓首謝世蕃  
亦盡出妻子爲托既歸其子密啟曰大人受傷已極  
此其時已階僞罵曰吾非巖氏不至此負心爲難人  
將不食吾餘嵩遣所親探之語如前蓋階亦知上猶  
眷戀未能卽割也嵩既去書問不絕久之世蕃亦忘  
舊事謂徐老不我毒鳩工大治館舍陰賊彌甚先是

伊王不法納數萬金求援高既歸遣校尉樂工三十餘人走分宜坐索如數與之密遣人邀于湖口盡劫殺取前貲以歸其他睚眦必報類如此嵩益老謬示恭謹而終不能禁世蕃世蕃勢益橫

四十三年冬十月復逮嚴世蕃下獄先是御史林潤既劾馮懋卿罷去知警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諫臣以公事過嵩里工匠于餘方治園亭其僕爲督諫臣至箕踞不起役人戲以瓦礫擲諫臣亦不禁或尤之曰京堂科道官候主人門叱嗟誰敢動此何爲者諫

臣遂具揭上之潤潤得之大喜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爲主事之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聚衆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卽付瀾逮捕至京瀾下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祚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以待

四十三年三月嚴嵩削籍沒其家其子世蕃及羅龍

文俱棄市。初林潤聞命馳至九江，朝諫臣白監司盡散其工匠四千人。龍文走匿，世蕃家捕得之。潤因論袁州府詳具嚴氏諸暴橫狀，得之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畧曰：世蕃罪惡積非一日，任彭孔為主謀，羅龍文爲羽翼，惡子嚴鶴嚴珍爲爪牙，占會城廩倉，吞宗藩府第，奪平民房，而又改釐視之官，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欄橫檻，峻宇雕墻，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鶴，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庠，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

方之公命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貲亦稱億萬，民窮盜起，職此之由，而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駢居，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玉之寶，張象床，圍金幄，朝歌夜絃，宣淫無度，而曰朝廷無如我樂，甚者畜養廝徒，招納叛卒，且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郭寧三劉相誦洪斗段同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其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奪人

子、女、誘、人、金、錢、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禍、心、陰、結、典、模、在、朝、則、爲、寧、賢、居、鄉、則、爲、宸、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子、未、赴、任、朦、朧、請、移、近、衛、旣、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國、法、爲、不、足、遵、以、公、議、爲、不、足、恤、世、蕃、稔、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父、嵩、嵩、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于、不、知、乎、旣、知、之、又、縱、之、又、由、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疏、入、帝、怒、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而、聚、其、黨、竊、議、自、謂、號、字、自

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聚、衆、以、逼、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揚、沈、下、獄、爲、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旣、定、乃、令、其、黨、揚、言、之、刑、部、尚、書、黃、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亦、以、爲、然、依、其、言、具、稿、詣、徐、階、議、之、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閣、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歿、乎、生、乎、曰、歿、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歿、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

上所諱取特旨。次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爲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衆愕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爲主。而闢發聚衆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群以讓階。階乃出一幅于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爲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囑携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卽呼入。扃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計行。謂龍文曰：諸

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啜飲。不十日。釋縲纆善歸。上因此念吾父。別有恩命。未可知。雖然。先取徐階首。當無今日。吾父養惡。故至此。今且歸矣。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狀。且曰：逆賊王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金十萬于世蕃。擬爲授官。竟藩典樸。陰冀非常。世蕃納其賄。爲護持。向非聖神威斷。或徙或誅。則貽憂宗社矣。世蕃罪擢髮難數。陛下曲赦其死。謫戍邊徼。不思引



谷輒自逃歸。羅龍文招集王直餘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自山海棄伍北走，擬誘至北寇，相爲響應。臣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觖望排上尤爲不道，罪死不赦。上覽疏曰：此逆情非常，爾等第述濶疏一過，何以示天下。其會都察院大理寺卿衣衛鞫訊具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信俱集階，畧問數語，速至私第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不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

命斬世蕃龍文于市，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舉階能剪大慙者，感額曰：彼殺桂洲，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其天也。已而籍嵩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于天府。江西巡按鞫彭孔及嚴氏家人，得其蔽匿姦盜，椎埋殺人及奪民田宅子女罪狀二十七人，各遣配有差。十一月山西巡按張檟言：往者嚴嵩與逆子世蕃奸惡相濟，皇上納言官鄒應龍議，悉置之法，而籍其

家矣。復顯陟應龍以旌其直。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張紳、王宗茂等，或雜列戎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過錄，用以旌直臣之節。疏入，上大怒，命緹騎逮檟下于理。十二月，謫原任大理寺卿萬寀充邊衛軍，廣西副使袁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侍郎馮懋卿于巡按逮問，尋亦遣戍。何嵩寄食故舊以炊。

谷應泰曰：嚴嵩相世宗，入于嘉靖二十年八月去位。于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盤踞津要，盜竊龍

靈凡二十餘歲。比之林甫相衣，寵任十九載。元

載輔代，驕佚十餘年。嵩且過其曆矣。考嵩以葺

闕庸材，贖貨嗜利。帝號英睿，竟稱魚水。嵩遵何

道哉？或者謂其議禮贊玄，曲當上旨，然議禮創

自張桂嵩，晚拾唾餘，不足要結主權。惟佑贊玄

功，帝心感嵩，大加爵賜，誦封禪，用以媚臣民。美

酒明珠，天書用以結朝貴。英主好恠之心，避謗

之智，方交戰于中，而未能造書寇準，召相桓譚

非識光武，加誅桂洲，胎禍于香冠，分宜追思乎。

已事天... 卷五十四 三四

紀事本末卷之四  
召鶴批逆鱗者無全功盜領珠者有巧術也况  
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  
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駐  
焚累累嵩即自服帝前人言籍籍嵩遂狼狽求  
歸帝且謂嵩能附我我自當憐嵩方且謂嵩之  
曲謹有如飛鳥依人即其好貨不過駑馬戀棧  
而諸臣攻之以無將指之以煬灶微特許嵩且  
似汚帝帝怒不解嵩寵日固矣漢武寧用公孫  
賀田蚡不能用董仲舒汲黯德宗甚喜盧杞裴

延齡甚不喜陸贄顏真卿猜忌之主喜用柔媚  
之臣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嗟乎嵩下有殺人之  
子上事好殺之君身之頻歎固亦危矣又從而  
固寵持位鼓餘沫于焦釜餽殘膏于兇鋒二十  
七年殺曾統是年殺夏言三十四年殺楊繼盛  
三十六年殺沈鍊三十七年殺王忬後令嵩早  
以賄取角巾里門士林不齒已矣乃至朝露之  
勢危于商鞅燎原之形不殊董卓非特嵩誤帝  
帝實誤嵩歐陽氏勸憶鈐山堂鄒御史夢射培

壘樓霍山將誅第門自壞申生訴帝披髮見形  
 嵩父子至此寧有歎所乎夫羊舌之族將覆叔  
 向之母已知獨惜世宗自負非常而明殺輔臣  
 始于夏言明殺諫官始于繼盛大禮之獄猶云  
 母子之恩為其大甚夏楊之誅乃以儉壬之相  
 甘為戎首萊朱貽戒于自用仲尼致恨于鄙夫  
 其所由來也久矣

女臣野本固於難...  
 夏言...  
 繼盛...  
 繼盛...  
 繼盛...

